

中俄边境地名牌树立仪式4日在吉林省珲春市中俄

莫用翻旧账否定今天的中俄关系

远没有从利益角度去预测它的行为更加靠谱。中俄全面

边境线举行，此次共有5处全新的实体界碑、地名牌正式落成，但是舆论最关注1993年中俄勘界时将4.7平方公里土地划入中国珲春的事情。一些没搞明白的媒体甚至将这快土地说成是“最新划入中国”的。

“中国收回4.7平方公里土地”的所谓“新闻”没有给舆论场带来欢乐，反而勾起人们对沙俄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割走中国150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回忆。类似“150万-4.7=多少”的质问迅速在网上相关消息的跟帖中回荡，骂俄罗斯以及骂中国政府“软弱”的各种话又像标语一样在网上被刷了一遍。

一些国人怀念故土的感情可以理解，与此同时，这些“标语”对中国人集体情绪所做的展示和造成的联想却不够真实。绝大多数中国人都知道丢失那些土地是历史上的事，不是新中国的责任。尽管谈起那段往事很多人会感慨万千，但大家还知道，今

天的中国不具有恢复那些国土的可能性，而且这也不应成为当代中国人的目标。

当年通过不平等条约割走中国领土的是沙皇俄国，它略小于后来的苏联，但比今天的俄罗斯大很多。历史上恩怨怨，敌友交错，然而世易时移，眼前的这个俄罗斯是中国重要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国际关系是决不能以昨天定今天的，美日、美越的敌友关系就在我们身边变幻着。中俄之间过去发生了什么，不是中国与俄罗斯今天确立关系性质的首要因素，更非决定性因素。互联网上常有人用过去的伤疤来证明中俄没有友好的基础，这是短见，还很可能是某些势力为成心搞坏中俄关系制造噱头。

全球地缘政治在把中俄两国往越来越紧密的战略合作上推。中俄相互对于对方的重要性达到历史上的最高

点。就中国来看，如果说当年同苏联结盟尚有其他战略性出路可以寻找的话，那么今天的中俄全面战略协作却是无可替代的。

中国来自太平洋方向的战略压力日紧，缓解这一压力不取决于我们的愿望，而取决于我们的全球战略运作能力。设想一下，如果现在在中俄不是交好而是交恶的话，那么中国将会陷于什么样的战略困境？

对俄罗斯来说情况是一样的。俄承受了冷战后来自西部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压，加强同中国合作是其稳住阵脚的最大战略支撑。如果中国加入到西方对俄的打压，莫斯科将会陷入悲剧性的战略黑暗。

有些国人强调俄罗斯人“不可信”，比如当年突然就同中国撕破脸，从盟友变成敌人。客观说，中俄的确没有经历过“风雨同舟”的考验。

然而从民族性格上观察一个国家，

合作是两国最高国家战略利益对接的结果，中国人没有理由怀疑这种利益对接的可靠性，而应当与俄一道维护扩大彼此的共同利益，让俄罗斯对与中国“世代友好”形成依赖。

如果中国互联网上总是谈中俄过去的恩怨，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俄社会的防范心态。事实上俄罗斯人挺担心有一天中国会夺回那些土地，俄一些亲西方人士也常用中国网上的声音吓唬俄社会。这导致俄对远东地区同中国加强合作、尤其是对引进中国劳动力颇存戒心，担忧那些地方“中国化”。

中俄结伴不结盟，中国从不反对俄与西方发展关系，中国也没因为中俄友好就削弱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加强各领域合作。事实上中俄越合作，我们就越在对美关系中多一些主动，中美关系反而更容易搞好。因此在对俄问题上中国社会一定要有博大的视野和胸怀，舆论活跃人士也需留些口德。▲



经过三年多的拉锯，中国三一集团与美国政府就四个风电项目达成最终和解。此事就三一方面而言，至少意味着前期投资不会打水漂；对中国企业来说则是个可贵的样本，为规避美国国家安全审查提供了重要参照。

第一，美国国家安全审查并不可怕。以往我们对于美国国家安全审查的认知是：美国国家安全审查过程很“神秘”，决策不透明，结果不可抗拒。然而，三一集团现在用与美国政府的和解打破了这个“神话”。这说明，只要中国企业有充分证据证明自身投资行为不会危及美国“国家安全”，就不用太过担心遭受美国国家安全审查。

第二，中国企业要善用美国法律制衡美国政府。美国的法律体系较为完善，对于行政权的监督

三一和解为外企赴美树范例

宋国友

和限制颇多。三一集团的胜利，归根结底是勇于拿起美国的法律武器来维权，当然前提包括法官裁决相对公正。由于美国的法律带有显著的判例法特征，此案将对后续类似案例具有约束力。以后中国企业再碰到国家安全审查并遭受不可接受的行政裁决结果，就可以援引此案来提出诉讼。

第三，中国企业要找合适的人来处理类似案件。三一集团若没有律师团队的卓越工作，不可能取得现在的结果。由是观之，中国企业对美投资不能仅仅在打官司的时候想到最合适的律师，在对美投资的各阶段，特别是确定投资的前期调研阶段，就要有这种理念，选择好的咨询公司、公关公司和会计师事务所，防止因无知而落入各种陷阱。

美国政府选择和解，看起来是无奈选择，其实是明智决定。美国政府输了一个官司，但可能会迎来中国企业更多的对美投资。今年9月，习主席访美期间曾和奥巴马就避免美国国家安全审查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达成了广泛的共识。为减少中国投资者的担忧，美方所作出的承诺包括：国家安全审查将限定在真正的国家安全问题；不歧视来自中国的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即使发现了风险，要缓和和处理，而不要轻易否决；已经过审查的投资案例，不会再被重新审查；美国的国家安全审查行为应该保持中立，不能受商业利益相关者的影响等。

美国的表态是积极的，但这些承诺过于原则性。总体而言，中国投资者期待中美双边投资协定的达成能够帮助规避美国国家安全审查。问题在于，中美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虽取得显著进展，但最终达成还需要较长一段时间。这限制了中国扩大对美投资规模，不利于美国增加就业。

应该说，美国政府通过选择与三一集团全面和解，明确地向中国投资者释放欢迎到美国投资的信号，其所产生的广告效应恐怕要比美国的官样承诺更大。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三一案例看成是中美双边投资领域的重要标志性事件，是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的“早期收获”。▲（作者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副主任）

对农业现代化要更全面理解

张玉林

农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中共中央提出，“十三五”期间要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可以想见，中国农业将迎来新的发展契机。但对农业“现代化”的理解在实操层面常存在偏差，从而产生新的问题。当前有必要在全社会厘清农业现代化的内涵。

以农业现代化走在世界前列的美国和日本为例，现代化了的农业在两国都暴露出一些弊端：从能源消耗和可持续的角度看，美国农业具有掠夺性；从食物自给的角度看，日本的农业不安全因素显然是其国家安全的短板。

农业具有经济的、生态环境的和社会文化的功能，是容纳了生产、生活、生态和生命的生生不息的产业。其主要功能包括：提供充分且安全的食物；提供大量就业机会，并使从业者的收入不低于社会平均收入；生产过程不以损害生态或可持续发展为代价，反而可以保护生态。此外，它能

让无法进入工业流水线的生理学意义的弱者获得劳动机会，也是让一般人亲近自然、体悟生命过程和劳动价值的最佳途径。

当然，农业的这些功能之间并非天然和谐，而是常常相互冲突的。在今天的消费社会，“食品足量”的前提是大量生产，可能意味着掠夺性经营；质与量可能彼此矛盾，“安全”“绿色”“生态”“有机”则通常意味着高价，从而排斥低收入群体；而对生产效率的过度追求往往导致就业机会减少。理想状态是实现多元价值的最佳平衡，但就现状而言，即便是西欧诸国，也并没有到达理想状态。

实现理想的困难并不意味着放弃追求。中国农业的学术话语和政策话语很多由经济学主导，未能充分体现农业的多元价值，往往将农业现代化片面理解为规模化、机械化、产业化。有关“十三五”规划的建议中，“集约、高效、安全、可持续”被确立为努力方向，已经接近上述多重目

标，但仍然有待执行过程中不断充实深化。结合近期农业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笔者想提出两点建议。

一是要防止对“集约、高效”的片面理解，警惕强制性的土地流转。集约并非越集中越好，它所内含的规模经营也并非越大越好，“高效”也不应局限于产出和收入，而是也应该包括就业机会保障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高效。在目前制造业的就业机会面临减少的情况下，特别要警惕为了集约化而强制推行土地流转、以至于造成原本有业的农民失业的状况。

二是一些地方在“安全、可持续”方面要根除口号多于措施、政策较少落实的老毛病，并防止其他政策对这一终极目标的冲击。《全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2015-2030年)》提出了一些具体目标（如到2020年实现化肥农药施用量的零增长），但对弥合农业内部种植业与养殖业的断裂并没有列出具体措施，而刚颁布的《深化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在这方面也着墨甚少。期待正式的“十三五”规划能提出有效解决办法。▲（作者是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日本人经常喜欢在钓鱼岛问题上搞小动作。比如，日本外务省3月16日，公布

了“新发现”的“尖阁群岛”名称的中国地图。9月28日，《产经新闻》报道称，拓殖大学教授下條正男考得得知，1717年清朝地图《皇舆全览图》里没有钓鱼岛。10月18日，日本政府组织一个地方史专家团队，收集1500多份证明钓鱼岛和独岛属于日本的行政文献，还派遣专家到石垣市和岛根县指导保存这些历史资料。

日方收集的当然是1895年“先占”之前钓鱼岛不属于中国和1895年后属于日本的证据，而最关键在于前者。理由很简单，日方若不能证明1895年之前，钓鱼岛是无主地，那么日本1895年的“先占”就是窃占。比如，有日本学者称，1534年明朝册封使陈侃的《使琉球录》和1719年清朝徐葆光的《中山传信录》的记载都不能证明钓鱼岛属于中国。对于1561年胡宗宪主持出版的《筹海图编》里的“福建沿海山沙图”标有“钓鱼屿”“黄尾屿”和“赤尾屿”，日本外务省也认

中国应更加重视学术保钓

康德瑰

为，地图上的地名并不一定意味着都属于明朝防卫范围。

日方的观点不过是断章取义而已。事实上，在琉球的“姑米山”与钓鱼岛的赤尾屿之间有冲绳海沟，古人叫“黑水沟”。明朝册封使夏子阳1600年出使琉球，说“水离黑入沧，必是中国之界”；1663年清朝册封使张学礼说黑水沟是“天之所以界中外者”；1683年，清朝册封使汪辑说黑水沟是“中外之界也”；1756年，清朝册封使周煌说：福建至琉球，必经沧水过黑水；1808年，清朝册封副使费锡章称黑水沟为“中外分界处”。关于《筹海图编》，其中各省“沿海山沙图”都不标示外国和该省管辖外的地名。

日方全盘否认明清史料的价值，目的只在证明1895年“先占”前钓鱼岛是无主地。对此，中方除了有必要戳穿日方信口雌黄，捍卫明清史料的价值外，还要发掘新的史料。比如，1863年，湖北巡署胡

林翼主持绘制的《皇朝中外一统舆图》就很有价值，该地图对省界和国界都有明确的标示，对于中日之间的界限，则指出日本诸国“其四裔，自汉语外杂用其国语，……所谓名从主人也”。意思是说，中国地名用汉语，外国地名杂用外国语。按照这一原则，在福建至琉球之间的岛链，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姑米山一线中，不属于中国的“姑米山”处加标了“译曰久米岛属间切二安河具志川仲里”字样，以示“名从主人”。

赤尾屿以西则全部使用汉语，不“杂用”外国语。这就证明，在1895年日本“先占”钓鱼岛32年前的1863年，清朝政府就已将其标在国家版图之内。

日方对明清史料的小动作若积少成多，有可能误导舆论，给世人造成中国史料无价值的错觉。所以，我们不能对此毫无反应，不仅要进行有理有据的驳斥，还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继续搜集证据，为捍卫主权奠定坚实的学术基础。▲（作者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